

年

卷

第

2

第

1-12

期

570.5
454

中 國

新 聞

發行人兼主編 唐賢龍

第二卷第一期要目

南京雜誌界的控訴……………(聯合宣言)

救濟特捐，要人們應該首先
掏腰包！……………(本刊社論)

蔣主席在廬山的決策……………(政局動向)

宋子文來京幹什麼？……………(新聞紀事)

首都教育界百態圖……………(文教秘錄)

從陳誠辭職看何應欽返國……………(時局展望)

孫陳之爭……………(內幕新聞)

「和謠」的前因後果……………(新聞解剖)

透視彈劾閻錫山案……………(新聞背後)

光桿主席楚溪春走馬上任記……………(北平通訊)

蘇駐華大使易主內貌……………(外交側聞)

「新第二方面」的荒唐夢……………(黨派滄桑)

西藏兩派系明爭暗鬥記……………(西藏通訊)

落落(一個少女的內幕)……………(新聞小說)

農林部內部縱橫談(續)……………(機關內幕)

新 聞 新 聞 新 聞 新 聞 新 聞

行政院資料室

南京圖書

EXECUTIVE YUAN

REFERENCE SECTION

社評

救濟特捐 要人們應該首先掏腰包



這次政府所舉辦的「救濟特捐」，事實上，已經早該變了質；不僅未能滿足一般人的願望，抑且有違當初提案人的原意。因為，本來一班大多數國民的意思：爲了要減輕政府的負擔，爲了要停止，至少應該可以減低通貨膨脹的速率，爲了要徵用「救濟特捐」的過份利得，是希望政府首先凍結國人在外國政府的存款，尤其是中國國庫券的存款；然後再進而徵收「救濟特捐」，以及在抗戰中和後員時期那些發「國庫券」與「接收財」的所有者。惟終因政府顧慮太多，沒有那樣大的魄力，更缺乏信心與勇氣，故幾經研究，數度商討的結果，終於由最初硬性的徵用「救濟特捐」，到比較帶有強制性的「救濟特捐」：近來，復由「建國特捐」，演變而爲今日這種軟軟綿綿的「救濟特捐」。故從根本上講，我們認爲現行的國民政府，最低限度，又向中國國民「掏」了一次頭！

然而，事情既然已成定案，即使反對，甚至不滿，也屬無益。所以，我們爲了表示捐棄已見計，對於我們即使不甚滿意的「救濟特捐」，我們也願意表示擁護。因爲，我們認爲政府這次既然能舉辦「救濟特捐」，總比不舉辦的好；蓋舉辦了「救濟特捐」，多少也總有點收益。惟對於那些入該出多少「救濟特捐」，以及那些人應該多出「救濟特捐」，我們却反對現在政府這種「分區攤捐」的計劃。因爲，這樣一來，不但對於那些真正有錢有勢的人，未能有絲毫強迫的性質，甚且真正有錢有勢的人，反而藉此可以逃避應攤的數額。蓋真正有錢有勢的人，大半皆是在外國的銀行內；就是他們置有不動產，也十九皆是用自己的妻子，誑太太，或者是親戚朋友的名義購買的。你從什麼地方去調查，你用什麼方式才能叫他出錢？如果用「分區攤捐」的方式，則這些人從就沒有辦法對付他。結果所致，必然要變爲層層攤派的性質，成績一定不會好，也許還要擾民。爲了彌補這種缺陷，我們建議行政院救濟特捐督導委員會與各地的救濟特捐籌集委員會，其能夠求其最公平合理；而也唯有真正的民意，才能便那些真正有錢的人不致漏網！

第二、假使這一次「救濟特捐」，果真不帶有絲毫強迫性質的話，那麼，一切訴諸良心，我們尤其希望中央的要人們，包括中央各院部會的首長，各省市長及其各廳處局長，與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各省市黨部的主任委員，秘書長，民營兩黨的黨要，以及各地國營或公營事業的大小主管，與夫四行兩局一庫的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各地分支行的經理，副經理，甚至各大大中學校的校長等等，都要以一身作則，率先倡導，首先應該掏腰包，多多捐出一點錢來。因爲，我們這裏所指的「要人」，是廣義的，除了上述這些「要人」以外，有些五六等的小要人，如各地的縣長，鄉鎮長，縣參議，省參議，甚至各地縣銀行的經理，中學校長等等都包括在內。因爲，這些人在中央所在地的首都，當然不會引起人注目，但在那些小地方，尤其是不定數個間，便可以算是一小要人了。這些人的生活享受，決不在一般人的生活水準以下，那是可以斷言的。這正猶如在中央的一班要人小地方，雖然不一定每個個有錢，但最低限度，各院部會的首長，各省市長以及各省各廳處的首長，目前在南京，那一個沒有一部小汽車？那一個沒有一幢漂亮的小洋房？即使那些洋人的生活好，這個人所盡知的事實。譬如：即拿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比，目前在南京，那一個沒有一部小汽車？那一個沒有一幢漂亮的小洋房？即使那些洋房與汽車，也不一定都是他們自己的。但十有五六皆是他們自己所有。既然有了洋房和汽車，便證明他們的生活，是的確比一般人爲優，所以，今日「救濟特捐」，也不一定是他們爲中心的。以富有者爲目標，則這些大小要人們，起碼比一富有一富有的生活，假使這些人，個個都肯掏出一點錢來，至少可以給人民一個很好的印象。其積極的作用，是遠比他們在空口叫喊，叫入出錢，而自己却始終一毛不拔爲大。因爲，無論爲了國家，或者爲了良心的支出，消極也可多救救一班嗷嗷待哺的飢民，各地的大小要人們，請你們掏出良心罷！

我們認爲，我們相信將來「救濟特捐」募集時的成績，一定可觀。積極固可減少政府財政赤字的支持，消極也可多救救一班嗷嗷待哺的飢民，各地的大小要人們，請你們掏出良心罷！

626963

南京圖書館藏

軍事上的兩極

從陳誠辭職看何應欽返國

陳辭修從東北帶病歸來，意態蕭然；何應欽返國期近，興緻勃勃；將來的參謀總長到底誰屬？還要看最高當局的最後決定！

(綜合報導) 去年八月間，當東北行轅改組的時候，熊式輝下台，參謀總長陳誠子兼長東北行轅主任之際，當時，國內外便盛傳：現在美國任中國軍事參謀團長的何應欽將軍，或將返國，出任國防部長，或繼陳誠而任參謀總長。後以陳誠不願讓出參總，而最高當局發給他的電報，只說明請何回國，共赴國難，惟并未指明是何職務。故何應欽也不大願回國。因此，何應欽返國的消息，雖然盛傳了那麼久，始終未能成爲事實，其原因也在此。

最近，陳辭修從東北歸來，雖然衛立煌在事實上已經接替了陳誠的「防一務，但東北的戰局却依然未可樂觀。東北戰局的一再失利，固原因很多，但國內也有一部分人，便將這個責任推在陳誠身上，說陳指揮太集權，自信心太強，不大與部下接近，將東北共軍的實力估計過低，以致造成了東北今日這種艱難而又危險的局面。陳辭修是一位個性很強的人，自己在東北力疾從公，帶病指揮，弄得胃疾復發，今日抱病歸來，不但未聽到一句慰問的言詞，反而聽了這些閒話，心裏當然不大愉快，這也是人情之常。故在上月下旬，陳子接見剛由東北來京的宿舊後，便悄悄的離開南京，說是到上海去進陸軍醫院療養舊疾，臨行時，曾向國防部高級幕僚們說：「我這次到上海養病，短時間內恐怕不會回京。參總職務，暫託參謀次長林蔚代理」。這兩天，從東京中樞方面傳來的消息，又說陳誠胃疾纏繞，需要長期休息，已向中樞請辭，不久即將赴美養病。至于所遺參謀總長一職，則以何應欽的呼聲爲最高。

關於陳誠的病，那倒的確不是假的。而現在陳誠的病勢比較在東北的時候輕得多的，也是事實。因爲，陳誠在東北有一段時期，病勢的確相當嚴重，惟現在危險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決無在這時候忽然提出辭職的理由，故陳誠的這次稱病辭職的傳說，當然還有別的其他因素在內。據說，政學系方面已經開始向陳誠反攻了。而軍事方面有些將領，也不大滿意陳誠在指揮上的策略；如今，陳辭修心情的凄苦，也是可以想見的。

在軍事上，陳誠與何應欽兩人，始終是兩根不能和諧的枝琴；除了在反共的立場上，他們兩人大致相同外，其餘的，恐怕不論就全盤的戰略，或者

是整個的政局，以及其他對人處事的眼光，皆是各有各的千秋，而格格不入的。因此，也便形成他們兩人今日在軍事上的分野。

以氣魄言，陳辭修遠在何應欽之上；論才幹，陳辭修也比何應欽強。但是，談到在政治上的修養，或者說在軍政上所表現的風度，則何應欽的確比陳辭修強而渾厚。這兩個人，一個是剛中帶強，一個是柔中帶剛。剛中帶強的優點，是說到就做到，不顧情面，廉潔清白，行政效率比較高；但缺點是急躁，自負，驕矜，專斷。至于柔中帶剛的長處是平穩，溫和，審慎，不會做出太不近情理的事情；但毛病就是濡緩，遲鈍，牽就人事，不能够有所作為。

陳何兩人在軍政舞台上，好像是在跳走馬燈一樣，不是此起，便是彼伏；何應欽這一年多來在美國的閒散，便充份地說明了這種景象。如今，風傳陳辭修之力辭參總的職務，而何應欽又將回國的消息，恰好也是一種巧合的說明。假如陳辭修辭職後，果真要去美國養病，則與前年何應欽的下台，出使美國任軍事參謀團長的情形，也并無若何不同，甚至是一條路子的兩種走法，故將來陳誠要回到美國去養病的話，則軍事最高當局，或許也會給他一個相當高的名義到美國去休息一下。

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當某一個人在台上登得太久的時候，除非他有一種特殊的政績，可以贏得全國大多數人民的信心，否則，一般人總希望再讓另外一個人換上來看看。今日一般人之希望何應欽重登軍事上的寶座，也正像當初一般人都希望他下台是一樣的道理。現在有些人希望陳誠休息休息，自然也逃不出這種矛盾心理的邏輯。

當然，假使陳辭修辭職屬實，假使陳辭修果真下台的話，則參總一職，自然以何應欽任爲最合適。以何與白崇禧的知遇，我們也可以想見；桂系的將領，比較是歡迎何應欽的。且何比較中庸，從衛立煌的東山再起，甚至也可以解說：是何系勢力抬頭的先聲。惟當年的何應欽與今日何應欽，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在何未出國前，何是軍事委員會的參謀總長，白是副參謀總長兼訓練部的部長。何白兩人在同事期間，在大體上講，兩人的關係尚

(下接第六面)

在革命的過程當中，蔣主席與廬山，有着一種特殊的姻緣和意味。

蔣主席在廬山的決策

決定，競選中國第一任大總統！
(一)確定國民大會，決不延期；(二)政府對於東北，絕不放棄；(三)即將

本刊專欄記者特寫

(本刊特稿)蔣主席自從二月八日，也就是在陰歷年除夕的那天，帶着很少的隨從，突然偕同夫人悄悄的由南京飛到結嶺，據說是度舊曆，又說是休假；一直到二月二十六日的下午才飛回南京。前後在廬山共計住了十九天。除了在夏天到結嶺避暑時間比較稍長外，這一次主席在結的小住，實在開創了他平生巡遊日期最長的紀錄。

廬山是革命的決策地

蔣主席與結嶺有着特別的姻緣和意味。

一個國家的元首，不到必要的時候，是不會輕易離開首都的。尤其在軍情，內政，外交，如此錯綜複雜的環境下，蔣主席更沒有一種閒情逸致，會帶着夫人飛到廬山去賞雪，遊山，或者是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這是以斷言的。像美國故羅斯福總統，便是常常在這樣的情景中，帶着夫人或愛女垂釣海上；而穩定安世興拜的大計。至于廬山與蔣主席，當然更有一種特殊的姻緣與意味。如在二十年前江西剿共時代，蔣主席便是經常的遊歷廬山，而那富有歷史意義的長期抗日的「廬山談話」，也是蔣主席在那幽靜的結嶺中，苦心孤詣，深謀遠慮所創造的「文獻」！假使以這種眼光和尺度，去看蔣主席的久住廬山，便可意會出一種時局沉重的預感。因為，蔣主席每到時局機微階段，總要到廬山去休息一下。這一次當然也不能例外。

在那幾天，就是在蔣主席久住結嶺，未曾下山的那一段時期內，也感到一種國際間流傳着各種不同的驚人的消息，就是因在中國大陸的人心，也感到一種低氣壓的結壘。而幾十種荒謬無稽的謠言，更像虎列拉一樣到處傳播。有的說：國民大會將近期？因此，一傳十，十傳百，大家均爭相轉告，便像煞有其事一樣。而也就在那個時候，和談的調子，便又重彈起來。於是，物價狂漲，人心浮動，首都的政治空氣，更顯得特別沉悶緊張；尤

其當司徒雷登大使的談話正在引起廣泛的波瀾之際，這情勢更甚。

蔣主席在結嶺檢討大局

然而，蔣主席爲什麼要去廬山？到了結嶺以後，爲什麼一住便住了那麼久？蔣主席究竟在廬山有些什麼決策？凡此一切的一切，我想，不僅是全中國的人民所最關心的問題，抑且是凡係關心遠東大局的國際人士所急欲知道的祕密。

當蔣主席在結嶺期間，在南京，甚至在國內外的各大都市，謠傳得最厲害的，共有下列幾件大事：

國大將延期？

京政治界在那個時候，正在盛傳，美國官方已經非正式向中國官方建議：如果行憲後的國民政府外，當然，共產黨若能參加更好。凡是一切不以武力，而只以民主的方式來反對現行政府各項措施的人，不能夠獲到他們應享的權利，在此戡亂炮火聲中，則已經明令即將召開的國民大會，實有暫行延期召開的必要。因爲，美國官方的意思：認爲那樣的國民大會，開了也等於不開，實在沒有什麼價值。而國民黨內，有一部份人很重視這個建議，但也有一部份人反對這個意見。但一切決定，均有待於蔣主席的明習。蔣主席是扭轉歷史的人，他當然要細細的研究，和靜靜的思致。

東北會放棄？

時，總會向蔣主席建議：放棄東北，縮短戰線，保全主力，守住華北。但蔣主席不肯。現在的情勢，依然如此。儘管東北的局面危急儘管東北的共軍，遠較現在東北的國軍

和謠的前因後果

這是一件極微妙的「神經戰」，說真像真，說假像假，未源是從微妙的外交界傳出，美國官方的通訊社堅持他們沒有「造謠」，而中國官方却要澈查？

華盛頓方面先傳出

說格拉第特使華

司徒大使突然發表「告中國人民書」以後，敏感的外國記者就揣測這裏面大有文章。馬上有二個反應，一是認為這是美國對華政策新趨向之開始。一是認為司徒大使可能因此項有失使節風度，指責駐在國內政的文告而引起職位的動搖，預告司徒大使即將去職。

同時華盛頓方面報紙傳出一未經證實的消息，說是司徒雷登可能辭職，由現任美駐印大使格第第接任。但一般觀察家則認為馬歇爾國務卿似并無於短時間內更動駐華使節的意向。

這話是頗有理由的，南京官方對司徒大使的直言議論，早已有些吃不消，如果不是中美兩國的邦交正常，則中國政府可能早要暗示更換使節，或美國務院亦早就考慮更調大使，問題是今日中美之間所謂邦交也者，不能用一般外交術語去解釋的。所以問題倒不在是否司徒因「一炮而掛冠」的問題，而且司徒的話，是否能代表美國國務院的某種新意向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理由否認司徒大使的話，是傳達馬歇爾的意見。若干外國記者這樣運動他們的神經，於是一場神經戰便展開了。

一個問題：

司徒這樣一個大使，他的話與美國務院之間
的距離究竟有多少？

大使的文告中，相當坦白的指責了中國政府的民主基礎的不够完整，他直綽條的把希望寄於中國今天的士大夫階級，自由愛國份子身上，在另一篇談話中，他甚至主張這些學者和自由愛國份子，應成立一個黨或者類似的團體來督促政府，走上國家統一和進步的道路。曾有人以此問胡適博士的意見，胡適笑說：「在中國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高年的司徒大使的純良童心，或許這是他個人對中國政局之觀感，然過份敏感的外國記者，豈肯

本刊政治記者禹立然

不解釋為國務院的探試嗎？因為馬歇爾亦一再表示中國政府應容納自由主義者，不正好物合嗎？

採訪藝術：

在旁敲側擊中發掘新線索，大使的私人意見

袋裏到底裝了些什麼？

在這樣情形下，在中國競爭最烈的兩家美國通訊社中的合眾社記者，終于在司徒發表談話後的次日去訪司徒大使，請他解釋：「告中國人民書」。旁敲側擊，希望發掘一點新東西，在司徒大使坦白的言詞中抓住一絲可以深入的線索。司徒說：「我相信中國問題的最好解決辦法是國共重開談判。」司徒當時表示這是他個人意見。換句話說，不是美國國務院的意見。

在一般外交習慣中，大使是沒有私人意見的，也許司徒大使是例外，因為他是個忠誠的基督教徒的教育家，而不是弄手段的外交家。但在微妙的外交關係上，私人意見的透露往往是重大政策的探試，已是外交上慣用的極平常的手法，記者們可能往這方面想。

同時，上海合眾社亦發出消息說，蘇聯有出面調停國共之事，事實根據一不重要之蘇聯官員在一非正式集會中透露，事情好像非常具體，說蔣主席亦表同意，政府官員與蘇方在某地且已有所會談，而且另有一條該社的南京電訊，也說某政府人員表示，已證實此項趨勢。

司徒在轉彎抹角中

仍有意「重開和談」

把司徒的談話和兩方面的消息放在一起研究，似確可下一結論：時局正在醞釀一個新發展了。

第二天中央社特別派了一個記者往訪司徒大使，以便弄清楚他究竟是否說了關於「國共重開和談」的話沒有，大使雖已作直線的否認了。但言辭間轉彎抹角，依然沒有放棄他一貫和平的調子，而且充份可以使你解釋為「重

開和談」的根據，他說：「我覺得美國一貫希望能獲得結束內戰之途徑，我覺得中國人民可以得到一個團結之道……解決中國共產黨問題，不能專賴軍事。」這些含蓄而意味深長的語，等於否認了他的「否認」。司徒大使想：欲解決中共問題，是可以從軍事以外去求，亦應從軍事以外去求，美國不希望中國有內戰，而且他希望有這樣一個途徑，什麼途徑呢！大使不便多說，也無庸直說，而且他又側面表示了這途徑，「團結」之道，這裏，我們又可以下一結論：司徒大使心裏確是希望和平的，但也并不是代表美國務院的意見而在施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司徒大使在談話中對「共匪」用「中國共產黨」，對裁亂「用「內戰」，中央社也很忠實地譯出來，在美國人眼中，中共尚沒有失掉有談判地位之對象，當然在中國一部份人看來，這簡直是無法解釋的。

合衆社聲明：

措詞婉轉，態度強硬，並根本否認造謠，說得頭頭是道。

上月二十三日合衆社對中國官方所指該社所發之「和謠」來個反攻，措詞委婉而姿強硬，根本否認這個是「謠」，而他們是有充份根據的新聞來源的。它聲明四點：(一)本社并無直稱蔣主席已同意恢復談判之原意，本社僅稱：自可靠方面獲悉，蔣主席於接見某一會與蘇聯代表接觸的中國官員時，允准該官員查明中共可能提出之條件，本社電訊明白表示，蔣主席并未同意恢復談判。(二)本社并未宣稱中央政府有任何人會採取主動以謀恢復和談。(三)本社在南京及上海兩不同地方於完全獨立分別的訪問中，自兩個不同的來源獲悉，蘇聯代表一人，曾間接與不在南京的中國某官員接觸，提出建議稱：蘇聯可能對調解甚感興趣，同一電訊也明白表示，預料中央政府不擬承認有此建議。(四)本社無阻擾中央剿匪之意。

與蘇方接觸者，

傳說是張治中？

這聲明，為該社「製造新聞」的罪來個有力的辯護，同時也給中國政府相當的面子，表示和談確有進展，只是中國政府并未有人主動謀取和平而已。合衆社態度如此強硬，必有所根據，據說合衆社所指某一蘇方會與一不在南京官員接觸之「不在南京之官員」是張治中(現已明昭化者是中蘇雙方曾在某地討論新疆問題，蘇方并表示願出面調停)合衆社可能把這個「調停」弄錯為「國共」方面去了。但官方機關內也在流傳這樣的傳說，說合衆社所指與蘇聯官員接觸負有查明中共可能提出的條件的中國官員是張治中將軍，又一說是蔣經國。因為他兩人均不在南京。究竟是合衆社的誤解呢！還是確有

其事？只有讓歷史去證明吧！惟由來確是如此。

和謠發源地

美國大使館

和謠由來還不止此。還有，這次和謠最先之發源地是美國大使館，唯一發消息的是美國合衆社，至合衆社在美國的地位和中央社在中國的地位差不多，只是方式上略有不同，也沒有如此密切而已。比較接近美國官方，但有時也違背官方意思而大搶消息，這次和謠消息的「獨家經營」是從美國大使館裏找出來的。

非正式的集會，

非正式的意見，

發生在做妙的外交人員中。據說確有那麼一回事，有一天，在波蘭大使館的一個非正式集會中，有蘇使館人員及美使館人員及其他使館人員在開談中國局勢時，蘇方人員口中露出了蘇聯對國共問題可能有興趣調解。外交是做妙的，外交人員非正式集會中的交談更為做妙，這些話可能說是個人意見，也可能是彼方有計劃的探試此方，這探試可能是真的，也許是假的，一個使館人員拿了這消息，無法肯定其真假，一個新聞記者拿了也無法決定其真偽，唯一辦法是考證其他各方面的形勢，這時候司徒大使口中又說「國共應重開和談」，而國際間又傳說德國之美蘇佔領區將領在會議解決美蘇爭端中，雖然沒涉及中國問題的解決辦法，但把這些事放在一起推敲，和謠便確像那麼一回事了。

和謠擾亂神經

政府頭痛萬分

「和謠」是如此，政府說謊，合衆社却嘴很硬，硬不認錯，政府和蘇方也沒有要合衆社更正，而是合衆社自動聲明。關於戈魯門(該社記者)向司徒道歉僅是解釋司徒談話部份的不當，司徒之覆函，也自己承認提到「重開和談」的字句，也不否認這是他私人的看法。

現在政府要澈查和謠，政務會議中且已談及，我們看政府怎樣對付「造謠」的外國通訊社吧？政府對和謠「確是頭痛萬分，好在中宣部副部長就在蔣主席身邊，當時中央某方面打長途電話給陶副部長，向蔣主席請示對「和謠」之處理辦法，陶一天後打長途電話回來，要聽話的大員小心的記下來說：「蔣主席在牯嶺，對和謠一無所知」。

蔣主席電召他來的，他根本不「會講」一張嘴。
傳說反攻行政院長的寶座，實在揣測過早。
為了廣東建設要錢，他插來很多妙計。
去美是遲早問題，吏員有重大使命，不單為了幣制基金。

宋子文來京幹什麼？

本刊特約撰述 林真

(本刊側面消息) 宋子文在上月十九日突
然由廣州一直飛到南京來，一到南京，一看主席不
在，知道主席在牯嶺還有幾天，而南京空氣又是如
此之壞，他又一飛去上海了。

他在京時，出現在新聞上的祇是那套表面
文章而已，一到上海，上海的美方報紙對子文特別
尖，忽然發表一條驚人新聞，說T V宋要赴美有所
商洽。這簡直是一條意外的大新聞。但南京外交部
却否認了。宋子文是否去美呢，還是不，這當然是
個值得重視的謎，但這並不是這次宋子文來京的全
部原因，不過是原因之一而已。

T V宋這次來京，有着太多的問題需要解決，
大問題有五六個之多，說不定還有許多小問題。

第一個辦法：

是打美國人的主意

第一個大問題是他要在華南發行美金公債，他
建設華南的計劃是相當龐大的，需要一筆很大的款
子，在地方上籌錢是很困難的，中央是乾的，已自
顧不暇，當然沒法撥給大量的法幣，好在T V宋是
個理財專家，理財家的天才就是無中生有，自己不出
錢來設法使別人出錢，一切唯美馬首是瞻，T V宋
是懂得這一套的，因是腦筋動到發行美金公債上面
，間已擬定為二億五千萬美元。這是T V宋的想法
，這想法太大，得請示一番是必然的，將來怎樣，

尚不得而知。

第二個辦法

還是打美國人主意

第二件事是請示美商投資華南建設問題。這是
T V宋敢揚言建設華南，就是靠這張王牌，以他與
美國關係來拉外資，這是他上台為粵省主席的主要
條件，這事原則上最高當局早已同意，事實上，談
判已久，已不成為問題。據說美方的條件甚奇，接
受了他們的投資，幾乎一半要落入他們掌握中，事
關重大，也非請示一番不可。

第三件事情

仍是打美國人主意

第三件大事，就是他要去美的問題。據說貝祖
貽未能完成談判改革幣制之貸款，頗使T V宋不安
，貝氏是T V宋推薦赴美的，本刊前期早已透露。
貝祖貽的任務圓滿與否與宋的顏面大有關係。貝祖
貽在美國人的印象中，自然比不上T V宋，何況貝
氏曾牽涉在黃金案中成主角，美國有些反對政府
的報紙，就公開指責他這一段不愉快的歷史。雖然
五億七千萬已因貝氏的出馬而獲得馬歇爾的首肯，
向國會提出，但最多的希望已沒有多少把握了，美
方對中國幣制改革大都表示懷疑而不感興趣，美朝
野也公開表示：改革幣制基金，應暫緩議。據說T

林真

V宋要親自去美國一行，就是為了談判幣制基金問
題，雖然馬歇爾對他印象不大好，他自己想，他去
總比較有把握，也許可挽回不利的形勢。

他要去美國的目的，還不祇這一個。為了拉美
商投資華南他也要去一次。還了發行美金公債，也
得去一次。所以，他想去美一行之可能性很大，然
這也不過是T V宋心中的計劃，走不走誰也沒有辦
法肯定。看目前情勢恐怕還要等一個相當時候。

美貸成功與否，

關係T V宋的命運；

報上一時會說他要重作馮婦，再長政院的消息
，宋子文過去的悲慘下台，將來有朝一日要反攻政
院實座是必然的，惟日子却沒有那麼快，他這次想
赴美，確也可以解釋為反攻政院的一個步驟。關於
這一個傳說，現在已經廣州行轅方面正式否認了。
惟將來之可能性依然是有的。

美貸是在他任內談起來的，這次美貸之重新談
判，他念念不忘地推薦貝祖貽去主持，當然有遠大
的目標，一般有識之士認為T V宋重長政院，實在
美貸成功以後，然那時局而怎樣，又是一回事了。
貝祖貽已經報効主人了，在五億七千萬美元中，
單就粵漢路的修建就規定為六千萬美元，而且是由美
方單獨規定的，粵漢路的修建除了美方，認為粵漢

光桿主席

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二月一日由滬陽飛平，翌日即就任新職，開始辦公。這位「好人」在瀋陽炮火圍中似乎緊張得過份一點，願新以後第二天給陰曆除夕，他却依然搖鈴上陣，表示爲河北三千人民計，決不休息。他這種「衝鋒」的精神其實並沒有得到誰讚美，反之，他自己倒碰了一筆子灰。

以大同一戰出名的楚將軍，說來是很慚愧的，「一家天子一家臣」，沒有基本幹部，談何容易作官，更遑論作事？尤其是河北省政府，說得不客氣點，就是個「爛攤子」，拚命擺設也難得好看。偏偏事緣巧合，我們的楚主席更帶了一批「雜牌隊伍」，新河北省政府的委員廳長幾乎沒一個和他有深交，有些據說更和他未謀一面，因此，他即使有心和張樹勳學一手「管家婆」的本領，也實在有「幾大之間難爲婦」之感。

楚主席就任那天，場面是頗尷尬的，前任主席孫運仲到南京去了，省政府由張愛松秘書長代理交代，而這位張秘書長，正是孫前主席副職時，領銜省委總幹事的「內閣總理」，他望着楚溪春，心裏不能沒鬼，楚溪春雖一再聲明對舊任絕無芥蒂，但豈能不忘慮於心？接交典禮舉行時，新舊任面對面立，好像學校裏新舊生見面，教員必定來的那一手「親善行動」一般，同時楚新主席的一番詞調，也着實「坦白」得可以，他甚至說自己是「不學無術」，「像一頭馬，要大家鞭策」，這種過份的客氣，真可謂曠古奇聞，別開生面。

楚溪春走馬上

任記

陶

牧之 寄自北平

孫運仲住了兩年，兩年中門前車水馬龍，房內燈燭輝煌，確會盛極一時，不料就在楚主席就任前一個多禮拜，不知怎樣，一大卡車一大卡車的運了幾天，竟連這座大府的衛生設備桌椅板凳都運個精光，剩下一座空樓，結果在楚主席第一天走到他那大門裏時，他自己也坐了一把木椅子，連沙發圓椅都找不到，主席似如此「寒酸」，所以就說那天省府廳委只好站班聽訓，自也不在話下。

而且，更有進者，楚主席除了接收一顆撈什子的省印以外，就沒再看到一份公事。（一切都在保定）自孫主席調職以後，河北三十多縣的行政首長便成了羣龍無首，各自爲政，反正幹一天是一天，誰也不知道楚主席來了，誰的飯碗端誰，（他們沒想到楚溪春是個光桿）所以楚主席履新就成爲官樣文章，比接盤一個商店還慘，張自忠路河北省政府那座大廈，不管怎麼架派是堂皇的，不過成了空架子，又能如何使用？楚主席的親信鹿揚波先生來騷就很多，他說：「電話機一架也沒了，要從新裝置，全大廈設備最少得二十億，楚溪春窮得只有一身呢軍裝，河北」的！是開舖子也沒有這呢「乾淨淨」的！」

前面提到河北新省府是「雜牌隊伍」，其實這話楚主席本人也承認，他沒保薦一個省府委員，所有國委，有傳作義的親信，有李季仁的老幹部，有地方人士推出的「碩彥」，楚溪春只有一個鹿揚波，鹿氏原任瀋陽城防部機要室主任，到北平後，却只擔任了省府的一個秘書，「好花也得綠葉扶」，因之，替楚主席算命，他未來的政治生命實在太可憐了。

路在建設華南中的重要性質外，貝氏特別着眼在這方面，而特別加以爭取不成問題也是。

T V宋這次來京，其中一個原因也是爲了這六千萬美元已決定，將來如何動用，T V宋更急不可待，巧婦難爲無米之炊，T V宋急需要錢。這次北上，得向當局請示，這筆巨款如何動用，他回去好打主意。

華南剿總人事

也是活動目標

現在華南正在醞釀成立剿匪總司令部，這也是T V宋全盤華南計劃中的一部份建設，以安定第一，首先剿匪，這問題包括地方武力的應用，又牽涉到地方宿將的起用，華南剿總的人事，T V宋要向當局推薦是一定的，廣州行轅副主席黃鎮球在宋氏飛京之時也飛南京，其中也大有文章，據說華南剿匪總司令一職，角逐者大有人在，因兩廣軍事將領特利多，有些在台上，有些在台下，台上的也要活動這位子，台下的更要活動這位子。T V宋既不是軍事大員，在推選軍事人員方面當然差一點，軍事指揮者爲了軍事指揮方便，當然也要打一張牌在那裏，這便使T A宋傷腦筋，非活動一番不可。關於華南剿總司令的人選，中央擬擬在黃鎮球，余漢謀，李漢魂，張發奎等人中圈定一人。

T V宋這次來京，不是自動來的，是蔣主席電召他到南京來的，蔣主席原定二十一或二十二返京，約T V在京晤面，因爲特殊事故，在結嶺一延再延。

蔣主席邀T V宋來京所要談的是如何動用美貸五億七千萬元的許多技術問題。和許多由貸款牽涉到的其他許多複雜問題。

T V宋在京會數度與蔣主席晤談，內容約如上述，談過就走了。省主席晉京有要公請示而不見行政院長的，尚以T V宋爲第一人，實開政治史上的新紀錄。

(三月一日)

透視彈劾閻錫山案

子賢

……小題大做，另有作用，中途擱下，也有原因……

提起閻錫山，國人沒有不知道的，這位山西土皇帝，他從民國元年，便掌握了晉省的軍政大權，這其間不知道經過多少次內戰和政潮，可是他的資產依舊屹然不動，仍為山西十五萬餘方公里及一千一百餘萬人口動實際統制者，這是什麼原因呢？一半靠他自己對人與事的敏感和機智，另一半仗着他幕僚集團的力量。閻本人的性格是多疑，因為他的作風是多變，基於他這種性格及作風，所以在他幕僚中，不管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甚至於其他黨派也好，此公一律搜羅，或委以參事，或以顧問名義，都把他們登起來，成為他座上客，以備諮詢和參議。在山西，我們不難從施政的措施上看出來，有許多辦法是根據國策，却又仿照共產黨的做法，可以說他是根據國策，而又仿照共產黨。這種做法中國祇有閻錫山一個人。因此他在很多地方與眾不同，遂另成一派，也因為這種關係，使他能够存在到今天，我們眼看著多少人倒下去，又看到多少人可以判斷他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閻錫山的年齡，算起來將近古稀之年，鬚髮均已斑白，跟隨他多年的親信部屬，都勸他可以息隱了，人已至餘年，何必如此再勞碌呢，但是閻却有了他的想法，有他的目的，當然不予理會。在抗戰的時候，偌大的山西，備下四五百個縣城尚且可以存在，何況勝利後的今天呢，所以那時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及山西省政府皆偏於與集縣的一個小鎮上名南村，真是狼狽萬分！後來，閻在勝利那一年，將省府遷回太原時，把這地方特改為「克難坡」，以資紀念。

站在國府外 可是天下事往往使人婦與，

要見蔣主席 去年大除夕有一個山西人，名李植，在國民政府大門口要求見蔣主席，衛兵看他衣服不全，就上前問他幹什麼，他說要告狀，再問他告什麼人，半響他才嗚嗚地說：要告閻錫山，衛兵以為他是一個神經失常的人，便把他送到附近警察局，隨便問了一下，便以游民名義轉送到鄧府山鹿寨所收容。

第二天報紙上登載了這個消息以後，監委苗培成看到了這個新聞，於二月十五日監察院的談話會中，特將此事提出，當時便推苗氏前往調查，苗與李植足足談了一個下午，他向監察院提出的報告書即筆錄李植的口述，大意是這樣的：

苗培成的報告：

一頁辛酸史，說盡了閻錫山式的共產主義與土地革命下的慘象。

「李植，山西榆次縣鳴李鄉六堡鄉人，業農，家有耕地七十畝，自去年陰曆十二月二十六日始自天津搭車到上海，除夕那天由上海又坐火車來南京，下午抵達後，就打聽國民政府的地址，無人告訴，我坐小火車到國府站下車，我當時因身無分文，無錢買票，遂沿火車道步行，下午三時到了國民政府門口，正想如何謁見蔣主席的時候，有位警察上來盤問我

把我帶至警察局，初一日未問，初二問我，我才把這大來京向蔣主席控告山西省主席閻錫山的意見告訴他，他答應替我轉達，初三便把我送到鹿寨所，但至今還無消息。

兵農合一

山西實行兵農合一，是由每縣辦法家分四組，六人一組，二人當兵，四人耕種，家中無壯丁者就不得分田，並且在田地以外牲畜農具亦在被分之列。然分田以後，則多荒蕪。三十五年一月開始兵農合一，名義上雖是分田，實際上並沒有分，還是各人種各人的田，到三十六年以後則不能如此了，有錢的就受佃，無錢的帶三米高的紙帽遊行示眾，閻的村幹部都是由上面派下來的，穿軍服，有薪俸，包括村長，村連長，特派員，但他們都不是本地人，村長的職務管村政，村連長管參加的，特派員為訓練婦女兒童，凡十七歲至四十八歲的婦女都編為婦女隊，十七歲以下的兒童都編為兒童隊，訓練時無一定科目，每天認一二個字，講唱歌，唱兵農合一歌，此外特派員還辦理離婚結婚的事，離婚的特別多，婦女漂亮的則任幹事或幹事長，指導員管理分田，奮圖小組監視村幹部。他們權力甚大，可以隨便打人，打死也不要緊。每天下午開民衆開會，由村長村連長特派員三人小組主持，村民都要到會，自衛隊都穿著棒子站在週圍，凡糧不繳者，借糧不繳者，或有偽裝嫌疑的，即

我將主席告狀的日期。

我於陽曆一月二日離開太原，由太原至北平後到張家口，于去年陰曆十二月二十六日始自天津搭船到上海，除夕那天由上海又坐火車來南京，下午抵達後，就打聽國民政府的地址，無人告訴，我坐小火車到國府站下車，我當時因身無分文，無錢買票，遂沿火車道步行，下午三時到了國民政府門口，正想如何謁見蔣主席的時候，有位警察上來盤問我

，
褚
光
明
。

★ 人選候的長院法立個兩 ★

爭 之 陳 孫

是，成造之勢形這，中持僅在仍，鬥暗爭明的格資選當委立但，過選已雖員委法立
。爭鬥的後幕着作在，題問人主的院法立來未為，人後幕的院法立新與者制統的院法立

一、從國代之爭說起

這一次的選舉，無論是國代也好，立委也好，總是免不了這一場糾紛，原因何在呢？歸根結底，還是中國政治上特有的毛病——人事上的派系關係作祟。三個中國人在一處，至少兩派。一個政黨內，下面必定分系。系內又分派。同一派內，又要按地域分爲南北，再進而分爲某某省。人事關係固被分得這詳細，無論什麼事，終歸是糾葛不清。最近所謂當選國代之爭，到現在還沒有解決。表面上是法律與黨紀之爭，其實，透視內幕，原來也就是派系之爭。中央提名的國代候選人，他們資歷多半很老，有元老或大員的支持，但在地方黨部內却並無力量。而以陳立夫兄弟爲領導的黨內實力派，在上層力量已薄，但却能控制黨內幹部和下層機構。在大員們持審查資格於各級會報上，實力派的人都不够資格提名。故祇好走上簽署提名的路。可是由於有實力，所以簽署多，能擊取那批有上層關係而無實力的中央提名人。中央提名人拈出來起來爭代表的資格，簽署當選人便拿憲法作抵抗的武器。一方面面呼籲貫徹黨紀，另一方面便大喊維護憲法。折穿來說，無非是各黨派在競爭國民大會內的坐席。當然我們不能說所有簽署當選國代者是實力派，而祇能說很多實力派份子均走簽署提名的路。

二、立委之爭

——孫派舊立委陣容——
立委選舉糾紛，現在並未表面化

但已在暗中醞釀，也許在最近期內就要爆發出來。不過牽涉在立委選舉糾紛中的派系祇有兩個，非常簡單，與國代糾紛的複雜關係不同。那就是孫科領導的舊立委派、和二陳的實力派。說到蔣立委，要加上一範圍，即僅指去年政府改組以前的舊立委，至於改組以後的根據比例而加入的一批民青黨及社會賢達的立委，不包括在內。這一批立委，不妨稱之爲比例分配制出身的立委。

蔣立委大多數是國內知名的學者或專家，是孫科主持立法院十餘年，所羅致的四方豪傑。孫科過去所以被目爲進步的領袖，主要是依賴這批人士。不過舊立委雖然是些人才，由於中國人，也就沒了分派的國粹老毛病，故大體上的分野有二：

(一) 民運會——主張穩健而溫和，在立法院內實力最大，孫院長最信任這一批人。要角有新近自國外考察歸來的吳尚鷹氏，樓桐善、陳長衡、黃右昌等。這批人有時被稱爲「保守派」。

(二) 民建會——由劉志平、譚揚善(女立委)等領導。這一派人言論激昂，遇事總主張徹底解決，有左派之稱。經常在立法院放炮。在某些問題上，最能獲得輿論同情的，也是他們。

三、選舉戰中

——實力派的策略——

除此以外，尚有若干個別游離份子，直接和孫氏保持關係。原先還有一派，以詩社爲組織形式，由梁寒操領導的，現在已經被梁氏拉走了。

在現有的政治情況下，孫科在黨內的地位崇高，力量也不小，雖不足與二陳抗衡，但總算是擁有眾望的第二大派系，較之政學系的上層架子又有天壤之別，加上上層又有更多的元老支持。孫氏僅有一點政治抱負。對於有名無實的副總統，近聞已缺乏興趣。對於行憲後直接控制制行政院的立法院，當然不甘放棄。但如果僅僅做了院長，不能控制院內多數票，結果也是一個空頭院長。所以對於立委的競選，積極的支持舊立委提名。

另一方面陳氏兄弟的抱負也不小，可是有張羣等在政治上佔先一着。T.V.宋及孔祥熙在政治經濟上的一龐大勢力，使得陳氏兄弟目前在政治上無法露出頭角。明顯地說，行政院長和重要的部長，或不會落在二陳的頭上，要發歸政治懷抱，第一部祇有先爭取民意代表！——國代！監事和立委。尤其是立委，操立法與監督行政的大權。所以二陳積極支持幹部競選立委。陳立夫本人也參加，希望獲得多數席位以後，自己再進一步去競爭立法院長。

陳氏幹部資歷較淺，像競選國代一樣，二陳的幹部在中央審查會上，無論在資格或名望上都做不過孫科的舊立委。大多數只能取得候補候選人的資格。只有少數獲得正式候選人的資格。孫科所支持的人，總數雖少，大都獲得候選人的資格，惟落選的也很多。以在黨內實力而言，二陳遠大於孫氏。而在立委候選人名單上，二陳所佔的優勢卻並不太大。

派系 滄桑

「新第二方面」的荒唐夢

魯芬

一度醞釀，因李濟深靠近第一方面而作罷；民社黨革新派於加入民盟不可得之苦悶下，想拉攏些小黨派重起爐灶，再度醞釀，又告夭折。於是，第三方面的荒唐夢終於破碎。

自去年政府改組以後，因民青兩黨在中國政治史上佔下一頁的「第三方面」，由於民青兩黨附屬了第一方面，便告勢力削弱；至去年秋間，民盟宣佈解散，近來雖在香港又告復活，然從其政綱和宣言的措詞上看去，與中共的口調如出一轍，仍然是民盟已經依附於第二方面了，是以原來曾轟轟烈烈起過很大作用的「第三方面」，已是無疾而終了。

惟在民青兩黨附屬了第一方面，「第三方面」顯得勢微力衰的時候，雖然有一些新的小黨派，獨出心裁，以「新的第三方面」作號召，如民主黨，民治黨，國民自由黨，中和黨，人民黨，民生共進黨，農民黨等幾經磋商，欲聯成一氣，有意取「第三方面」的地位；但後來，畢竟是由小饒登台，狂調亂唱，於是只好擱淺。接着只有國民自由黨，民治黨，中和黨，民生共進黨等嘻皮笑臉，打情罵俏的在黃色氣氛中成立了一個「中間黨聯盟」，雖不敢明目張膽的要正式取民盟的地位而代之，實際上總是在想往「新的第三方面」這條路線上竄奔。可是，由於參加單位的個別份子質料太壞，如中和黨的扒手小倫

處處牽制，和尤永昌之徒的胡蝶瞎鬧，要求做官，揚孝權的大打「翻天印」，與民治黨的黨魁爭奪戰，司徒美堂憤而脫黨。和民生共進黨樊崧甫的耍同天地鬥爭，改換中國人種，遭到全國輿論冷嘲熱諷，便紛紛崩潰了。只剩下民盟自由黨的溫和調子一個在唱獨角戲，這無異是已經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了。

然而「新的第三方面」這個名詞，始終在一些政治小丑們所夢想的懷念着，都想在未來「和談」的議席上，佔得一個角位，因此，適逢民盟公開宣佈附屬了「第二方面」後，「組織「新的第三方面」的口號，又重新提出來了。

新第三方面的重新被提出，是由香港倒流入國內的。在去年冬，宋子文到香港與李濟深蔡廷鍇密談，據說是希望他們出來號召新第三方面的運動，李蔡如出山，則馮玉祥之加入自無疑問，可惜宋氏並沒有扭轉乾坤的力量，不能把李蔡策動出來，現在李蔡已經組織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而與第二方面攜手合作，於是這個活動又告沉靜了下來。直到一月間，民社黨革新派才爆出門，正

式提出組織新第三方面，實行「中間路線」的口號。

這個口號提出，始於民社黨革新派新近在香港創辦由伍憲子主編的機關刊物「人道」雜誌上，孫寶剛先後發表了「民主、中間路線與中間黨派」和「何謂中間路線」的兩篇文章，作為在文字上的啓示錄，因而就引起了一批「憂時傷世」「悲天憫人」之士紛紛響應，國內各報章雜誌也展開了關於自由主義的論戰（這個論戰雖與中間路線無直接關係，惟在本質上，

則多由於該路線所引起），然而，流亡在香港的左翼份子，見勢態越來越熱烈，乃即提出追擊中間路線的「鬥爭綱領」，以「華商報」的兩篇社論作為藍本，認為在這一思想路線下的所謂「新第三方面」運動，根本上是一種「花樣」。不但革新派的「人道」遭到圍剿，就是民盟中委周鯨文主辦的「時代批評」上張東蓀一篇「表示一個願望」的文章，也受到「刮骨熬油」的慘刑。

在理論的「追擊」上，革新派的新中間路線及新第三方面反而降於陪

觀的地位，但他們的行為始終為民盟人士所注意。因為這一批人往往有一套神經過敏的看法，你不與他們合作，則他們又疑惑你別有企圖，他們合作與他們合作，他們的條件又奇，這是許多人一致感到的。民盟就因為有這種看法，而有很多進步的個人份子或政團均被摒棄於門外。革新派與張政民社黨分裂之初，就有加入民盟的意態，但民盟認為他們的關係複雜，尤其是孫寶剛個人，有許多左翼份子說他與什麼「統」有關，故沒有正式讓權。去年伍憲子孫寶剛相繼到港，與民盟人士往來更為密切，但到去年十一月以後，伍孫就再不與這些人來往了，事隔很久，到今年一月，由革新派倡導的「新第三方面」突然宣佈「開市」，這却使民盟人士吃了一驚。

民盟始終認為革新派和「京滬」派多少有些關係，否則他們之在京滬活動既不遭受阻礙，這顯而易見是為「京滬」派所默許。惟是否如此，革新派人士自然明白。不過從宋子文到港要求李任潮組織「新第三方面」的遺產，繼而革新派把這玩意兒搞了出來，說與政府中的某學派系有關，又不無可疑

首都教育界百態圖

公 城

談首都教育，當然該從幾方面說，一則是教育行政及其所屬的一個系統，再則是幾個大學及專科學校。說起來一個市教育局是個無關宏旨的玩意兒。但當我們看一下南京市的預算，教育費竟佔了百分之四十五有餘的時候，不免就感到這小小教育局的重要性，現在就從教育局說起罷！

大家都知道，朱家驊在教育部長任內，是以打擊異己爲其主要的目標；在目前國立大學方面，他已經很成功了，幾乎已經作到「肅清」的地步，但在各省市教育行政方面，因爲牽扯得太多，有時簡直無法補足，南京市就是一個例子。

南京市的教育，原由社會局主管，在民國三十五年方獨立成局，這是朱家驊手裏的事，按說朱該可以安插他自己的事，但是，一位異己的健將馬元放正在榮任開缺的副市長，以副市長兼教育局長，當然是順情合理，而且不是奢求的事。加以當時的馬市長正想與C拉攏，於是馬元放便輕取南京市首任教育局長的寶座。

但朱家驊對南京市教育局依然不肯放鬆，隨時在教育法爭取；因而這一年多來，京市教育局的爭奪戰始終在或鬆或緊，或明或暗的進行着。

朱原來的意思是想把最近發表的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吳兆棠安置在南京。關於這項決定，一方面是朱想提拔吳，另一方面也是朱想利用多角的矛盾，把此垂涎已久的位子拿過來。因爲吳除了與朱關係密切外，他還在青年團中有着相當的歷史，他很想以青年團的招牌擊潰C，一則達到目的，再則免得落個自私自利名兒。

因爲空頭副市長未免太可憐了，所以欲把教育局爭奪過來，總得要給馬個出處。所以在去年市府增設民政局長時，這項爭奪戰乃趨於白熱化。那時很想要馬改兼民政局長，把教育局讓出來。本來在省是以民政廳爲首席，大家都費盡心機的去爭奪，可是在市府，民政局所管的不過是幾個區公所及一些保甲長，保幹事而已，比起經費佔全市總預算百分之四十五有餘的教育局來，味道自然是差得多了，所以馬元放也死命的不肯放手。

說來也湊巧，在爭奪的方面也發生了多角的關係，那時正值黨團合併的呼聲響徹雲霄，青年團南京支團主任沈祖懋，也正在急謀出路，教育局遂成了他爭奪的目標。既然兩方面推存沈祖懋，朱方面想利用團及他自己的力量以擊潰C，自然不可能了，

所以也使極端下來。而馬卻利用此多角關係，穩坐泰山，以迄於今。

馬雖然保住了教育局長的位子，但是夾縫中的氣却也受够了。朱方面自然對馬處處有難，據說馬雖已事實上膺任局長一年有餘，而局長的任命，教育部始終沒有給他轉到政院。其餘方面，在細微末節上，彼此不愉快的事當然是不勝枚舉。另一方面，沈祖懋在市參議會方面也有不小的實力，在許多的場合，都給予馬以莫大的威脅。

爲了作官，受點氣當然不在乎，然而嚴重的是，最怕受了氣，而官又作不成，所以馬在應付朱的一方面，一則盡設法敷衍教育部，一則對於自己的靠山盡量獻媚，據說陳××用便條或者用一塊擲下來的日曆紙片，寫上八九個字，馬便奉奉爲經典，若這幾個字是介紹一個人，他馬上就會下條子派工作，絕不會就擱一下的。

爲了對付沈在參議會的力量，馬可就煞費苦心了。第一，他要建立起一個堅強的陣綫以資對抗；第二，他盡其所能，以買動團方的參議員爲最施些小惠，以買動他這方面運用，馬都得到了成功，到底百分之四十五有餘的市預算都在他支配之下故

對於這些窮光蛋，錢是很有用處的。

馬要在市參議會建立自己的堅強陣容，是很容易的，因爲原來C就有一個班底，這就是在胡議長王濬領導下的那一羣，既然他們都是一個大門的人物，至於私人方面再給予若干小惠，加以聯絡，什麼話就都好講了。於是馬便把王的弟弟放爲市立農業職業學校的校長，以聯絡感情。此外某某參議員的太太出任某中心學校，某某參議員的太太發表爲某國民學校校長，這一連串的親善行爲使馬局長在市參議會真够吃得開。其實這些還不算出奇，因爲弟弟，太太担任校長雖然事實上是賄賂，舞弊，說起來不好聽，可是在法律上是很站得住的。

然而馬爲了要買動敵方的人馬却更付出一點不小的工本。這件事就是：馬局長任命現任市參議員吳廷祺爲市立第一補習學校校長，並且吳以參議員任校長已經繼續了半年，直到現在還強有換的消息，預料假如沒有人出來講話，也許永遠不會換，除非下次改選，吳的參議員被選掉。

關於吳的事，爲什麼說馬是付出更大成本，並且是冒險呢？當然大家都知道，參議員不能兼任官吏也，不

能兼任官立學校校長。假若官立學校校長當選參議員，必擇其一，而辭其一，否則就是違法。現在馬局長竟把現任參議員任命為市立學校校長，這自然是種違法的行為，假若有人把這事情鬧開來，告到法庭，馬即使不會因賄賂的罪名而受處分，起碼面子上很難堪，也許這個官兒就因此作不成，但是，馬對南京市的情形弄得很熟悉，他知道給予敵方一點小惠不會引起風波，所以他大膽的這樣作了，而且真的沒有出事。

不要看南京教育界這個小圈子，情形可也真够複雜。第一，先說中等學校的事吧！在馬接任之初，就有兩個重要的單位是在職教社的手裏。市立第一中學校長陳重實，市立師範校長王惠三都是職教社的健將。馬上把他們換了罷？又怕出亂子，不換吧？又怕他們搗蛋。恰好，在馬已出長教育局的時候，李清棟介紹了一位章柳泉，章原先是職教社的人物，可是在另一方面也與C拉上了關係，馬為推銷職教社的C，於是任章為秘書。關於這一點，馬雖然是別有用心，但在對外來說，他却以重人才，不任用私人，作為他大公無私的一塊招牌。在不久以前，馬會寫給陳重實一封信，大說其大公無私，不用私人的態度，他對於這封信深為得意，除送中央日報發表外，並鉛印出來，分送各方面，最主要的是指章而言。

馬雖然以此為得意傑作，但事實上這裏面却含有相當的危險性。據說去年某校學生家長向首都地方法院控

告某校長貪污的一案中，就由於這些複雜的關係，發生了一個不小的舞弊事件，並且由於這項舞弊，某校長安然的卸掉了貪污的罪名。

經過是這樣的：在控告的罪狀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該校一批建築費中有筆剩餘的款項，無聲的流了下來。當然也就指那筆款項入了私囊，在沒辦法中某校長乃與其秘書在公文上玩花樣。於是把原來是該校一個不相干的公文，換成了該校以那批沒下文的公款移作某項用途，呈報備案的呈文。這件事說來容易，作來却不簡單。因為公文的程序要經過很多次的收發文簿，在那些收發文簿上都有公文的摘要，所以不備是把公文從檔案堆裏換了就算完事，必須要把許多收發文簿的摘要也換過來。這些麻煩的手續，據說由某校長與其秘書帶了兩個書記，在一個星期日摘了好半天才完成，由於這個「偷天換日」的本領，法院調閱文件的結果，證明貪污罪不能成立，於是這件案子就算完了。

「江蘇班」外放

也許馬已經知道了這種危險，他現在正以漸進的方法，加強人事的佈置，但在他認為教育局的真正基礎還在學校，所以，這一年來市立中小學校的校長有大批的更換，督學們一批批的出任校長，據估計：新任校長有不少是江蘇老鄉，尤其是中學方面。看樣子，在馬局長領導下的「江蘇班」已經漸漸的建立起來了。在今後的歲月中，朱家驊將奪取南京市教育局的機構，恐怕更難了。

女大是教會私立學校，問題自然少。政大的情況，當然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說，故最複雜的還是中央大學，在那兒，無論先生與學生間，都有各黨各派的存在，尤其是先生間，大說有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還有社會賢達，小說有C，有團，還有屬於朱的一派。在學校系統說，還有屬於南高派，有少壯的東南派，另外還有什麼清華派，雖然是個學校，然而黨，派系，情形的複雜一如一個國家，非數千字不能述其大概，今特從略，不加敘述。此外南京的專科學校如劇專，便是張道藩一手扶起來的，余上玩這校長的實地已牢不可破，那兒該算是C的範圍，東方語專自羅良鑄出長後，算是朱的範圍了，這些專科學校，範圍既小，也不引人注意，除了一些刺專等特殊情形，無法下手以外，朱都已慢慢的拆過來了，根據這個原則看一些國立專科學校之類，大概是會錯的。

(上接第十三面)

超過了正式候選人的票數，撤開黨紀不談，從法律觀點和民主政治的原則來說，選票最多的人應該當選。因為他們在法定程序下，獲得更多人民的信任。可是由於中央規定了候補候選人的議選辦法之後，得了多數票，依然是個候補立委，後者不死或不辭職，前者便補不上來，但前者既無法殺死後者，或強迫後者辭職。惟一可走的路，祇有掘起法律來抵制中央的規定。

多數票與少數票之爭

獲得多數票的立委候補候選人，其中多數屬於二陳的幹部。正在醞釀一個新要求。為了顧全大局，他們可以在有友黨競爭的區域，讓給友黨候選人。但對於戰鬥的正式候選人決不讓選。一選民決定一切，選票決定一切。這是他們的戰鬥口號。對於過去去上的讓選案，那是中央提名的交換條件。選舉是由選民與選票來決定。黨的一切約束，照理便不能存在。

中央正全力在調解國代選舉糾紛，對於可能發生的立委選舉糾紛，也在預防之中。現在國大假如如期在三月廿九日召開，立委的當選資格就要確定，統籌解決的辦法不能早日確定，這一糾紛不久或將要爆發的。

(上接第十六面)

親英派份子，在所謂「大英帝國」的明挑暗撥下，早就對中央懷有不忠之念，惟以前礙於熱振勢力的牽制，未便過份，現熱振處死，色拉寺的武裝又被摧毀，中央方面正又忙於剷匪之戰，無法多顧邊陲，加上印度的宣佈獨立，這就很有為彼等所傾心，因之乃派代表赴印，以商談藏印通商為名而交換了很多有關的政治條件。但渠等又恐中央注意，乃即以考察內政務為名，來中央探察政府動靜。於此，中樞是應該早就有所佈置了，否則，西藏的未來，又安能知道不會把新疆的悲劇搬去重演？

一個少女的內幕

長篇連載

新聞小說

落 落

(二)

邁之

她回過頭來，淺淺的一笑，帶着勝利和驕傲。

「喂，你還認識我嗎？」

他是很勇敢的。她回答的是一笑。可以容假你；她已記不得，又像忘記得。

「妳在寫什麼？」

「寫信。」

「給誰寫信？」

「給媽媽。」

「給媽媽寫信要那樣寫？」

「怎樣寫呢，不這樣？」

「你現在不再寫詩了！」

「你過去常常寫詩嗎？」

「嗯，做過這些傻事。」

「寫詩是傻事嗎？我認為不是，我愛寫詩。」

「所以你愛寫詩？」

「你罵我嗎？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

「我早想罵你了，你剛才為什麼要畫我？」

「畫了你該談談罵嗎？你那天不是找我畫的嗎？你還記得？」

「我請你畫，你可以畫，我沒有請你畫，你就不能畫。」

「准不准畫是你的權力，我愛不要畫是我的自由。」

「任何男孩子在我面前就沒有自由。」他把她頭一偏。

「為什麼？」

「不加以何解說的，這是我的脾氣。」

他今天碰上了俏皮的對象了。無話可說。他發現他對詩似乎很有興趣。於是把僵局又轉到詩上面去。

「你進去做過多少傻事呢？」

「你指那些傻事？」

「我的生活就是詩。」

「你的生活很詩化，有過許多曲折美麗的故事嗎？」

「不告訴你。」

她把信紙信封收起來。他見她要走了。一張張畫送給你」他說。

「謝謝你。」她對畫看了一下一，又說：「那張也送給我。」

「那張我留着。」

「兩張都送給我，否則，我一張也不要。」

「那張那張也還我。」

「可以，但是我不讓你帶出這屋子。」她那樣還他，又捏緊不給。

「好的，我兩張都送你，妳可不把妳寫的詩，讓我看看？」

「你可不可把你寫的詩給我看呢？」

「我沒有帶着，妳到我家裏去看吧。」

「走嗎？」

「今天可沒空。」

「改天嗎？我把地點寫給妳。」

「不要。」

「那麼妳把地點寫給我，我來看妳。」

「不要。」

她想了一下，說：「好吧，你把我地點寫給我吧。」

「不要。」

「二、在畫室中」

青年畫家正躲在斗室內，創造着他幻想中的美人。別人畫女性，用模特兒，他呢？他

不看所有的女性，他畫女性的時候，是憑着他的想像力用最美的線條來創造秀麗絕世的女孩子。

她走進他的畫室他還不知道。

「畫誰？」她說。

「我想像中的情人。你來幹嗎？」

「我是來探險的。」她說

「我這裏是個危險的區域。」

「人都是最危險的東西。」

「我也很危險嗎？」

「這就是我探險的理由。」

「妳今天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我的靈魂是裸體的，像這石像一樣。」

她不容假讓問題，在唯一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說。

「你那天不是要我看你寫的詩的嗎？」

她看着這充滿流浪氣息的畫家，滿臉黃白，這位未成熟的畫家沒有用任何畫去裝飾他的四肢，窗子玻璃汚跡斑斑，有幾塊是破了一半的，空氣就顯它來流通。一張鐵牀，像有人睡過剛爬起来似的，枕頭色調像畫家的木炭習作，細細去看，你不得不承認這是會經出於一個孩子的心計和手。地上很象似深秋之落葉，顯得他很少掃地，當地他看地上的時候，他習慣地用脚把碎紙撥向門角去。室內最顯做的

陳改是一張桌子，其他就幾個出什麼來了，但是門內卻充滿的，要整理也無從下手。

她說：「你說的詩呢？」

「我的詩嗎，這裏都是詩。」

他用手指為零亂的屋子說

「太詩意了。」說完就站起來，「我要走了，」

「別走，別走，我拿詩給你指教。」他慌了。

她一扭轉身悠悠地走出去。

他想拉住她，他看着她那

影的線條，一座活的維納斯

她是上帝用全部弧形的線條

組成的，給這個整日捉摸

的狂人一個太大的誘惑。她在

走路，不如說條線在起節奏。

她給人祇有一個感覺：線條。

線條，圓溜溜的，線條的魅力，使你想摸一摸而怕觸了這完美的線條。

「車夫。」她對樓下叫道。

「她要坐車回去了。」他想

「你回去吧。」她說。

「你不回去，回頭還要車嗎？」車夫在下面說。

「我還有事。」

她回身又走了進來，靠在門檻上，全身線條傾斜。

她坐車來的啊！他想汽車開走了。她是個人家的小姐，一定的，不，也許是個五姨太太之類，對的，這些生活得太好的寄生草，常常在像我這類窮小子身上找幻想的（未完）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國字第三〇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上期實銷兩萬五千九百份
卜刊上明頁P百萬七十五份

每份四萬元